

步
生
莲

六
无
宫
妃^下

华
楹
梦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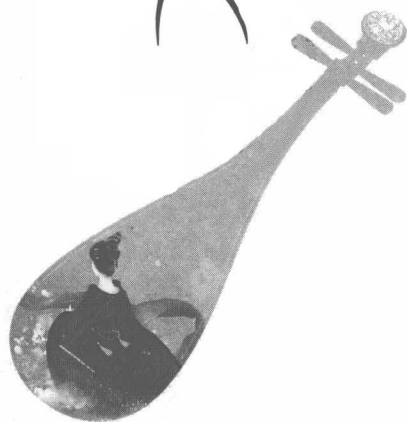
六宫无妃

步生莲

①

华楹

著

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六宫无妃 / 华楹著. — 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
2017. 12

ISBN 978-7-5113-7082-2

I. ①六… II. ①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56281号

六宫无妃

著 者: 华 楹

出 版 人: 刘凤珍

责任编辑: 紫 夜

封面设计: 黄 懿

版式设计: 刘龄蔓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mm×980mm 1/16 印张: 65 字数: 1235千字

印 刷: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7082-2

定 价: 99.00元(全3册)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3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068999 传 真: (010) 82069000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

目录



第一章	宝月沉沉隔海天	• 001	第十三章	渍春衫	• 086
第二章	浮云蔽白日	• 008	第十四章	江上鼓鼙声	• 093
第三章	烛影深	• 015	第十五章	琼壶暗缺	• 100
第四章	星河垂地	• 022	第十六章	德合无疆	• 108
第五章	洛阳迷梦	• 029	第十七章	晓梦惊断	• 115
第六章	宫阙参差	• 036	第十八章	月流辉	• 123
第七章	烟鸟栖初定	• 043	第十九章	浅草惊新色	• 130
第八章	沧浪濯缨	• 050	第二十章	离情杳	• 137
第九章	水映长天阔	• 057	第二十一章	星移物换	• 145
第十章	霁光浮(上)	• 065	第二十二章	清瑟怨遥夜(上)	• 152
第十一章	霁光浮(下)	• 072	第二十三章	清瑟怨遥夜(下)	• 159
第十二章	征尘远	• 079	第二十四章	长堪醉	• 166

第二十五章 天净月华开 · 173

第二十六章 云鬓逢秋色 · 180

第二十七章 醉连朝夕 · 188

第二十八章 夜长如岁（上） · 195

第二十九章 夜长如岁（下） · 202

第三十章 惜流芳 · 209

第三十一章 霜重鼓寒 · 216

第三十二章 石激悬流 · 223

第三十三章 角声惊层云 · 231

第三十四章 屡变星霜 · 238

第三十五章 金戈迟（上） · 245

第三十六章 金戈迟（下） · 252

第三十七章 青山共人语 · 260

第三十八章 金楼玉阙 · 267

第三十九章 归雁入云天 · 274

第四十章 烟斜雾横（上） · 281

第四十一章 烟斜雾横（下） · 288

第四十二章 离恨恼疏狂 · 295

第四十三章 歌台暖响 · 302

第四十四章 意长笺短 · 309

第四十五章 烟浪远 · 316

第四十六章 此身与君知 · 327

番外一 千里相思半世劫 · 338

番外二 凤凰台上忆吹箫 · 342

第一章

宝月沉沉隔海天



那位锦衣公子露出一副鄙夷的神情，用眼角斜斜地睨着冯妙：“可比作受佛陀点化之前的莲华色女，污浊不堪。”

莲华色女出自佛经中的典故，受佛陀点化之前，品行不端，举止浪荡。这句话说得十分刻薄，席上许多人都转过头来，看冯妙如何应对。

冯妙却毫无羞恼之意，反倒端庄娴静地开口问道：“公子可愿知道，在奴家心中，将公子比作何物？”

那公子得意扬扬地点头，冯妙便接着说道：“仁者见人，智者见智。在奴家心中，公子如水月观音，无边自在。”

锦衣公子放肆的笑僵在脸上，冯妙的言外之意，便是一切眼中所见的景象，都是内心想法的体现。他满心污浊不堪，才会觉得世人都如莲华色女一般，而冯妙自己心中了无挂碍，那便看什么都如水月观音一般。

四周先是一片沉默，接着便是一阵嘲笑声。王玄之一句话也没说，只展开折扇遮住了口鼻，一只手撑在面前的桌案上，肩膀微微抖动。

锦衣公子自知讨了个没趣，悻悻地回到自己的坐席上。

主座之上，竟陵王萧子良仍旧在与人高谈阔论。众人的目光渐渐散去，王玄之才撤下折扇，唇边的笑意还未完全收拢起来，用手指虚虚指着冯妙说：“你刻薄起来，比范大人毫不逊色。他是快火烹炸，你是小盅慢炖，一样让人吃不消。”

冯妙微微低头说：“让大哥见笑了。”她坐了片刻，便觉得右手边的帘帷似乎动了一下。因着王玄之曾经叫她留意那边的来客，她便凝神多了看了几眼。

有侍从模样的人，引着一男一女悄无声息地走到帘幕之后。那男子身形高

大，穿着上好丝帛裁成的锦袍，衣襟上的花纹，因为隔得远而看不大清楚，只能分辨出既不是帝王的龙纹，也不是亲王才能使用的螭纹。

他身后的女子体态娇小，走路时腰肢如柳枝一般左右摇摆，很有几分媚态。那名男子落座时，伸手一抄便把女子也揽在身侧。女子转身的一刹那，冯妙才看清了她的容貌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那女子的眉眼五官，竟然跟阿娘有些神似。只不过，她比阿娘年轻得多，行为举止间的习惯也与阿娘大不相同。

王玄之悄悄侧身向她低语：“那就是西昌侯萧鸾和他的夫人刘氏，西昌侯与竟陵王有些交情，却与竟陵王的几位幕僚不合。这种场合，竟陵王若是邀请了西昌侯，总是单独设置隐秘的座位，免得让他跟旁人相见。”

西昌侯怀中的女子正用两根手指拈着一粒葡萄，剥了皮送进西昌侯嘴里。冯妙盯着她看了半晌。转头来问：“那女子看着比西昌侯年轻不少，是他的侍妾吗？”

“不是，那是西昌侯夫人。”王玄之抬手举杯遮掩，“西昌侯是先帝的侄子，父母双亡之后，被先帝带回抚养，论辈分他是竟陵王的叔父。西昌侯很有些军功，为人也很一板一眼，从前年纪不小却不肯娶妻。后来突然带回了这个女子，说是某个小官吏的女儿，要迎娶为正夫人。”

王玄之的话点到即止，冯妙隐约听出了其中的意思，想必这位西昌侯夫人并没有什么大家闺秀的样子，西昌侯一定要娶她，多半是因为这副容貌。

席上众人一直论辩到傍晚才散去，王玄之怕人多时让冯妙沾染了污浊气息，回去后要生病，故意等到其他人走得差不多时再离去。他刚站起身，便听见身后有雄健有力的脚步声传来，竟是西昌侯快步追了上来。

王玄之不得不停住脚步，向西昌侯行礼。可西昌侯的目光，却径直越过他的肩头，看向冯妙：“听说玄之新得一个伶牙俐齿的美人，我倒是有兴趣见上一见。”没等王玄之说话，西昌侯鹰爪一样的手臂就往冯妙肩上抓来。

冯妙原本躲在王玄之背后，此时避无可避，只能上前屈身福了一福：“奴家见过西昌侯。”她抬起头，迎上西昌侯萧鸾的目光。

萧鸾看清她的容颜时，眼中飞快地闪过一丝难以置信的惊喜，转头向王玄之说道：“你这侍妾，我看着喜欢，不如就送给我吧，改天我另外送十名绝色佳人到你府上，算作谢礼。”在士族贵胄之间，姬妾侍女就像一件东西一样，随随便便就可以拿来送人，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。冯妙心中不快，却也不能说什么。

王玄之客气却坚决地说：“请恕我不能答应。”

萧鸾的脸色忽然变得阴郁难看，话语中也带了几分威胁意味：“你要是今日答应了，我便算欠你一个人情，日后有难时，我应允你可以替琅琊王氏求一件事。若是你舍不得她腹中的孩子，我可以允许她生下来，仍旧送还给你。”他见

冯妙与王玄之同行，便想当然地认为冯妙腹中的孩子，必定是王玄之的，像琅琊王氏这样的名门望族，自然不会允许自家的血脉流落在外。

说着话，萧鸾已经抬手来拉冯妙的手腕，王玄之上前一步，把手压在萧鸾的手臂上，仍旧坚决地说：“这位姑娘是我的朋友，并非我的侍妾，大人的要求，请恕我无论如何不能答应。”

萧鸾长年在军中，孔武有力，而王玄之却只识文、不识武，只要萧鸾用力一掀，他必定毫无还手之力。可王玄之毫无惧色，双眼直视过去。僵持片刻，萧鸾哈哈一笑，抬手拍了拍王玄之的肩：“不过是跟你开个玩笑罢了，许久不见你入宫，皇上也念起你好几次，有空不妨多到宫中和我的西昌侯府走动走动。”

说完，萧鸾便大踏步走了出去。王玄之这时才抬手揉了揉肩，那两下萧鸾使了些手力，疼痛难忍。王玄之的父亲王奂古板守旧，并不支持册立皇太孙，萧鸾当着王玄之的面说出日后应允他替琅琊王氏求一件事，已经足够表明态度，他必定会把萧昭业推上皇储的宝座，无论面对什么样的阻碍。王玄之能替家中父兄求的，无非是“不杀”罢了。

冯妙开口叫了一声“大哥”，王玄之便摆手示意自己不要紧。直到回到他们自己的马车上，王玄之才说：“你大约已经发现了，西昌侯夫人跟你的容貌有些相似，我记得你说，你和你母亲长得很像，那么想必西昌侯夫人也一定有几分像你的母亲。我还听说，这些年西昌侯但凡见到面容与那位夫人相似的女子，无论身份贵贱，都要想尽办法带回府去。”

他见冯妙皱眉沉思，嘴唇微微噘起，笑一笑说道：“这些事情，也没法拿来直接去问他，我再慢慢帮你留意打听吧，你先不要想太多。我已经叫人取来了新制的千金平喘丸，你从现在开始每月服食一粒，到快临产时，改成每十天服食一粒，希望可以压住喘症不要发作。”

平城之内，拓跋宏正与数位宗室老臣争论南征之事，那些上了年纪的拓跋氏亲王，已经多年不曾提剑上马，听说皇帝要亲自南征，都急忙忙地反对。

拓跋宏端坐在明堂正中，朗声说道：“各位王叔先请回吧，今天天色已晚，南征的细节可以容后再议。”

亲王们退下后，始平王拓跋勰才走到皇帝身边，递上一盏茶：“皇兄先去歇歇吧。”冯妙失踪至今，已经有数月时间，拓跋宏几乎从不召见任何妃嫔，也不让人近身伺候。凡是清醒的时间，他都让自己埋头在政务中间，不让自己有时间想起冯妙。

他甚至封闭了崇光宫内殿，只在外殿居住，每日回去也只是草草休息片刻，便仍旧赶来明堂召见臣属、商议政事。唯一的例外，便是有时听始平王给他带来

审问、搜寻的消息。

拓跋宏推开茶盏，思索片刻对始平王说：“朕的这些王叔们越是反对，南征就越要照常进行。南朝虽然衰弱，却也不是一时半刻能够攻下的。如果出师不利，朕便借机宣布迁都洛阳。”

他合上双眼，眼前便浮现出冯妙微笑着说话的样子，她在林琅住过的宫室内，嗓音柔柔地说着：“皇上的视野，总有一天要放到广阔的中原大地上去，建立拓跋先祖未能做到的千秋帝业。”

“妙儿，”他在心里说，“妙儿，你说过的话，朕马上就要做到了，难道你不想看一看吗？朕只想跟你一人分享这天下的荣光，可你为什么不在这里了？”

“去南朝打探的人，有没有消息送回来？”拓跋宏睁开眼，转头去问始平王。在这之前，始平王派出去的人，已经找到了上元夜当晚要对冯妙非礼的人，却被旁人提前一步杀人灭口。其余几路人也带回了消息，明秀堂的苏小凝自己赎了身，跟随南朝使节的小吏离开了平城，种种迹象都表明，冯妙最有可能的去处，就是被王玄之带去了南朝。

始平王低声回答：“有人送信回来，说王玄之并没有返回琅琊王氏的家宅，而是一直藏身在建康城外的一处私宅里。他经常带些无家可归的女子回去，收留在私宅里，一时还不能确定皇嫂在不在那里。”

“继续打探，”拓跋宏沉声说，“其余的账可以日后再算，先把妙儿找到。”语声停一停，他又接着说：“不要透露给任何人知道，如果妙儿真的受了那样的……委屈，朕也不想她被人讥笑。”

始平王拓跋纆低头答应，他知道皇兄心中的苦楚，却不知道该如何出言安慰。

建康城外的东篱私宅内，王玄之正叫素问把新制的婴儿衣裳、襁褓放进一间单独开辟的屋子里去，留给冯妙腹中的孩子出生时穿用。小小的衣裳，每一件都十分精致，用南方特产的棉布制成，整件衣裳是用一整块布裁成的，穿在小儿身上时，用连下来的两根带子束住，没有针脚，也没有扣子，不会损伤婴儿的皮肤。

其余的每一件东西，也都极尽精致，襁褓上请了最好的绣娘绣了长命百岁纳福纹。给婴儿戴的银锁、放在摇车里压惊的布偶和暖玉，都已经准备齐全了。

冯妙一件件看过去，连抚摸着小衣裳的手都在微微颤抖：“大哥，多谢你，这些东西实在太过精致贵重了……”

王玄之微微笑着，目光落在她日渐圆润的肚腹上：“第一个孩子，总是特别愿意多花心思，再怎么精致贵重也不为过。这些东西，原本该由孩子的父母来准备，你既然叫我大哥，那么做舅舅的，给他准备些贺生的礼物，也是应该的。”

冯妙低头用双手拢住腹部，月份日渐大了，胎象也很安稳，她却总觉得有

些力不从心，整天都觉得困倦疲累。失去过一个孩子的惊恐难过，时时压在她心头，她知道自己的身体不适合生育，可她很想有一个孩子，眉目间能把她和拓跋宏的模样融合在一起。

王玄之知道她的心思，劝慰似的说：“南朝有个习俗，孩子还没出生的时候，就先取个乳名，经常挂在嘴边叫一叫，这孩子就容易留住了。不如你也给他想个乳名，平常跟他说说话。”

冯妙嘴角翘起：“连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不知道，乳名要怎么起呢？”她有些促狭地抬头问：“大哥小时候也有乳名的吗，叫什么呢？”

灵枢听见有这种热闹，自然不肯错过，也凑过来问：“说嘛说嘛，公子的乳名叫什么？”

王玄之掩饰似的轻咳一声，抬手在灵枢额头上轻轻一戳：“只说一次，以后不许再问。在我之前，母亲一连生了两个女儿，后来去庙里求了签，按照签文上的说法取了乳名，才生下了我，我的乳名叫……玉娃。”

灵枢嘻嘻笑着跳开：“公子，我的嘴巴很严，保证以后都不会再提起的。”

冯妙也跟着笑了：“君子温润如玉，这乳名倒也跟大哥相配。”

“不要说我了，还是想想这个孩子叫个什么名字好吧……”王玄之难得窘迫一次，用扇柄去敲灵枢，却被她轻快地躲开了。

此时，素问已经折返回来，神色却带着些紧张焦虑，手中拿着一封书信，交到王玄之手中：“公子，这是刚刚从城内送来的急信。”

王玄之原本斜支着身子坐着，听见这句话，立刻坐直上身，从素问手中接过书信，一字不漏地看了一遍。灵枢和素问见他神情严肃，知道那封信必定与政事相关，立刻退出房外。王玄之看完了那封信，才对冯妙说：“皇上病重，下旨宣皇孙萧昭业进宫侍疾。”

皇帝病重，随时都有可能龙驭宾天，这个时候在宫中侍疾的人，会最先知道皇帝的遗诏，也最方便，把自己送上帝位。

冯妙也知道这其中的关窍，却只有一个疑问：“大哥……这几个月都没听说过大齐皇帝患病，怎么会突然就病危了呢？”

王玄之冷笑一声：“你那么聪明，一定已经想到了。文惠太子虽然算不得强健，可从小也并有过什么严重的病症，却突然之间去世了，如今又是皇上病情危重。这两次，必定都是有人投毒暗害，你只要想想谁会从中得利，就知道了……”

冯妙压住怦怦直跳的胸口，试探着问：“是西昌侯？”年长又有威望的太子去世，扶立年轻的皇孙登基，再以辅政大臣的身份掌管朝政，正是西昌侯眼下最便捷的道路。即使只见过一面，她也看得出，萧鸾是个既有野心又有手段的人，

绝不会甘心只做区区一个西昌侯。

“那……大哥是不是需要返回城内？”见王玄之点头，冯妙又说道，“大哥放心去就是，这里有灵枢和素问照顾我，就已经足够。”

王玄之无奈地点头：“对不起，妙儿，这个时候，我必须得回去看一看，毕竟我是琅琊王氏的子孙，不能置父兄的安危于不顾。”他的父兄都是迂腐刻板的人，绝不会见风使舵、钻营自保。这种性子，西昌侯是必定容不得的。

当晚，王玄之就改换了衣装匆匆返回建康城内，冯妙虽然担心，却清楚自己帮不上什么忙。她只能尽力照顾好自己，不让王玄之担心。

一连几天，东篱内外都异常平静，素问一直觉得冯妙身子太弱，怕她生产时熬不住，每天硬拉着她在庭院里走动。天气越来越热，冯妙总觉得没有胃口，什么东西都不想吃。

这天偏巧东篱门外的小路上，有人叫卖北方出产的酸角，从前在平城时，有时也会拿这种酸角当零食吃。见她目光直往院外飘，素问便说带她去门口买一些来，打开大门高声招呼叫卖的小贩。

卖酸角的小贩走到近前，冯妙看清他的面容时，几乎疑心是自己看错了，这人长得很是面熟，似乎……是从前青岩寺中的某个侍卫。

素问付了钱，从小贩手里接过酸角，尝了一颗，笑着递到冯妙面前：“难怪姑娘喜欢，味道的确很好，可这东西吃多了伤胃，姑娘饭前吃几颗就行了。”

冯妙接过酸角，却没有心情再吃了，那小贩售卖的手势十分熟练，也没有任何特殊的表示，可是那张脸，她应该不会认错。莫非是拓跋宏派人来找她了？如果是那样，派个见过她面容的人来，也的确说得通。

王玄之去了许久都没有音信，那个叫卖酸角的小贩也再没出现过，两下里的疑惑交织在一起，冯妙便有些心火旺盛，夜里时常做噩梦，惊醒时满身都是冷汗。

夜里睡得不好，白天便更加困倦，一整天倒有大半时间都在睡着。朦胧中，她依稀听见有人在说话，似乎是素问的声音在说：“姑娘近来总是这样，睡得不实，却又经常犯困。我想叫她白天里多走一走，可走不了多久，就全身都是虚汗。”

不知多久的沉默过后，有男子的声音说：“先这样吧，别再强迫她了，我实在不忍心见她难受。”

“公子，这样下去，到生产的时候一样熬不住，岂不是更危险？”素问的声音已经有些焦急。

“到时候再说吧，总会有办法的。”男子叹了口气，“你去提早安排好有经验的婆婆，一定要选稳妥的人来。”

冯妙想睁开眼看看，可一双眼皮却好像有千斤重，沉甸甸的怎么都睁不开。有一只宽厚的手拨开了她的额发，压在她汗淋淋的额头上。

王玄之坐在床边，就这么看着睡着的冯妙，她整个身子都蜷缩在一起，双手护在肚子上，做出一个保护的姿势。她想好好保护住自己的孩子，可王玄之却不知道，自己还能护住她多久。大齐的天已经变了，东篱乐土，终究只是一个梦想罢了。

冯妙一直睡到傍晚才醒来，一睁眼便看到王玄之正坐在床榻边，心里忽然觉得无比安宁惊喜，开口问道：“大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王玄之平淡地回答“我刚刚才到”，说得就好像他只是去了一趟门外的街市。

“宫里的情形……”冯妙想要起身，可整个人都酸软无力。王玄之伸手扶了她一把，一面弯下身子去帮她穿鞋子，一面继续说：“皇上驾崩了，皇孙萧昭业在灵前登基即位，竟陵王萧子良与西昌侯萧鸾共同辅政。”

他说得十分平静，就好像在讲一段史书上记载的故事一般，把这十来天的血雨腥风全都遮掩起来。

大齐皇帝驾崩当晚，支持竟陵王和支持皇孙的人，各自带兵包围了禁宫，不准任何人进出。竟陵王萧子良却不死心，总还想等到父皇的旨意，把皇位传给他。就这么片刻之间的犹豫，便让他失去了先机。萧鸾直接斩杀了守门的禁卫，冲入内殿，恭请皇孙萧昭业登基即位。

名义上有两位王侯辅政，可事实上，大权都掌握在萧鸾手中。竟陵王萧子良已经被软禁起来，萧鸾没有杀他，是因为当年文惠太子看出萧鸾的野心时，萧子良曾经替他求过一次情，算是救了他一条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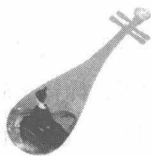
“妙儿，”王玄之第一次在发问时没有直视冯妙的双眼，“如果现在想办法送你回大魏皇帝身边，你愿意回去吗？”

她当然愿意，可是……冯妙缓缓开口：“大哥，在那之前，我还是希望能知道自己的生父究竟是谁。是不是……城内的情形不大好？”

“没什么，”王玄之出言安慰，“过几天我可能还要出一趟门，你安心留在这里，其他的什么都不要管。”他有一瞬间的犹豫，要不要把拓跋宏即将南征的消息告诉她，可担忧终究盖过了一切，他只是低头帮冯妙系好衣衫上散开的带子，柔声说：“安心把孩子生下来，其他的一切都会好的。”

第二章

浮云蔽白日



自从王玄之重回东篱，冯妙夜里就不再噩梦连连。屋中仍旧不用任何安眠的香料，只有王玄之有时隔着床帐坐在外面，等冯妙睡熟之后再离去。

灵枢、素问，还有东篱里的其他女孩子，似乎也觉察到眼下情势危急，不再像从前那样天真烂漫地嬉笑。

平城之内，拓跋宏同样夜不能寐。始平王拓跋勰已经一连四天留宿在崇光宫外殿，与拓跋宏一起商议南征的细节。他们派出的探子已经传回消息，南朝皇帝新丧，选了年轻的皇孙即位。一年之内，南朝先后经历了太子与皇帝两次大丧，人心动荡，朝政不稳，正是大军南下的最好时机。

拓跋宏的手指随着他俯瞰的目光一起，在地图上缓缓扫过。即使面对着绘制出来的万里山河，他的语气也同样沉稳坚定：“大军渡黄河，经洛阳，朕要亲自去巡视晋朝皇宫的遗址，并且下旨另外修建新的宫殿。朕还要在洛阳城祭祀先祖，让天下人都知道，大魏才是顺应天命的正统。”

“是，皇兄的这份心愿，很快就可以实现了。”始平王拓跋勰，用近乎仰望的姿势，看着他从小敬重的皇兄。渡黄河、进洛阳、改官制、定仪仗，他将亲身参与这一切，让他心潮澎湃，不能自己。他们再也不是不知礼仪教化的北方“索虏”了，他们是名正言顺的天命王朝。

子时已过，往常这时都已经有快马送回的探报放在崇光宫的桌面上。拓跋宏正要开口问，殿外已经有人跪禀：“皇上，今天的探报刚刚送来。”

拓跋宏有些不满：“今天怎么迟了？拿进来。”

殿外的玄衣卫匆匆走进来，单膝跪地把抄誊过的探报双手呈上。这批最早由冯诞偷偷训练的人手，如今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天子亲卫。拓跋宏特准他们可以带甲进入崇光宫，跟有品级的武官一样，带甲面圣时只需单膝跪地，可以免于三跪九叩的大礼。

“皇上，探报刚刚整理好时，又有新的消息送来，属下们不敢怠慢，一并加了进去才呈送过来。”玄衣卫恭敬地答话。

始平王拓跋懿从他手中接过探报，递给皇帝。拓跋宏展开来细细地看。没有了父亲和祖父的约束，萧昭业的本性才彻底暴露出来，他沉湎游乐，把一切军国大事，都交给西昌侯萧鸾处置，还给了他大将军的头衔，可以任意调动兵马。而这位西昌侯萧鸾，则假借先帝遗诏，大肆屠杀反对自己的人，连名门望族中的老臣、大儒也不放过。

这些事情，早在拓跋宏的预料之中，他只是顺次看下来，并不觉得多么惊诧。探报末尾，有一行新加上去的小字，墨迹新鲜，想必就是刚刚玄衣卫提到的那一条晚来的探报。

拓跋宏一字字看了，忽然把探报整个攥紧在手里，几步走进许久未开启的内殿去。他起身时太过急切，连衣袖拂落了书案上的镇纸都没有发现。玉质镇纸掉落在地上，“啪”的一声碎裂成两截。玄衣卫不明缘由，只当是探报上有什么内容惹恼了皇上，求救似的看向始平王。

始平王拓跋懿挥手示意他先退下，自己走到内殿门口，试探着轻声叫道：“皇兄，是不是皇嫂……”

拓跋宏说不出话来，只把探报递给他。始平王拓跋懿忙忙地往最后一行字上看去，也跟着大吃一惊。探报上说，在建康城外的一处宅子里，见着了冯娘子，她一切安好，穿着南朝妇人式样的衣衫，身边还有侍女照顾，只是肚腹隆起，看样子已经有身孕了。

“她还活着……她……她有孩子了……”拓跋宏的手紧紧攥起，半边身子都在抖。依着探报上的描述，这孩子应该就是正月时有的。如果是上元夜受辱留下的，她该忍着多大的痛苦面对这一切？可是……拓跋宏心里隐隐燃起一点希望，元日那天，他也曾经去过青岩寺，如果是那一天留下的孩子，算算月份，现在也该是这个样子。

直到此时，始平王拓跋懿才明白皇兄的一片苦心，他要追查皇嫂的下落，却不准声张，为的是不想让皇嫂受辱的流言四下散播。

拓跋宏忽然踉跄着夺门而出，一路奔到宫中的小佛堂，“咚”一声跪倒在佛像前。他跪得如此突然，连放在一边的蒲团都没有拿，膝盖直直撞在地面上。

“神佛在上，拓跋宏以天子之名诚心祈求，妙儿是朕今生今世最珍爱的人，朕已经害她失去过一个孩子，不能再有第二次。这一次，唯愿妙儿腹中的孩子是朕的骨肉，能平安生下，无论是折福还是折寿相换，朕都心甘情愿。”拓跋宏一口气说完这些话，对着佛像虔诚地磕下头去，额头重重磕碰在地面上，一声接着一声，回荡在空寂无人的佛堂里。

他原本不是一个笃信神佛的人，可在这件事上，他什么也做不了，只能诚心祈求。他只希望那不是个带着羞辱出生的孩子，让他还能有机会，给妙儿很多很多的爱和宠，多到能抚平她受过的创伤。

建康城外，王玄之正向素问仔细叮嘱，要她在自己离开时把冯妙照顾妥当。素问一一答应了，最终还是忍不住问：“公子要去哪里，能不能告诉素问？这几天东篱里的姐妹们都很担心公子，却又不敢开口来问……”她是这些女孩子中间最成熟稳重的一个，如果不是真的担忧太过，也不会在此时当着王玄之的面问出来。

王玄之叹了口气，他不知道该如何向素问解释。魏军即将南征的消息传来，大齐疆域之内也不安定，萧鸾以先帝遗诏作为借口，关押了王玄之的父兄，却要派他去招募兵士。他不知道以一己之力还能支撑多久，已经悄悄派无言设法送信给拓跋宏，想把冯妙送回去。

“是我家中有事，要去处理一下，不要担心。”王玄之尽量和颜悦色地说话，“等这次的事情过了，你们也该各自找个好人家嫁了，我就是太纵容你们，反倒耽误了你们的好年华。”

素问转过头去，悄悄抹去眼角的泪：“那公子请一定多保重，您那么珍重阿妙姑娘，在她临产之前，总会回来的吧？”

王玄之微笑着点头：“我一定尽力赶回来。”

可人的计划再精巧周密，也抵不过世事无常、风云突变。王玄之安排的事，一件都还没来得及做，就被突然发生的变故打断了，事情的轨迹向着另外一个不受控制的方向滑去。

这天傍晚时分，王玄之正要离开东篱，返回建康城内，一队带甲的兵士突然冲进来，要把冯妙带去宫中暂住。这些人只说是奉了皇帝的命令，要请王玄之的家眷去宫中住几天，好让他能安心在外奉旨办事。可王玄之心里清楚，一定是西昌侯萧鸾不信任他，怕他借着招募兵士的机会逃走，想用冯妙来牵制他。

东篱中除了王玄之，都是娇弱的女子，根本无力与这些兵士相抗衡。冯妙神色坦然地走出来，对王玄之说：“大哥，你不必担心我，就像你说过的那样，花

朵到了该凋零的时候，是谁也阻拦不住的。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听起来虽然有些消极，其实又何尝不是叫人珍视眼下，不要多替未知的事忧心呢？”

她走到那些兵士面前：“容我收拾一下衣装便与你们同去，还要劳烦你们安排一辆平稳的马车。”

王玄之听得懂她话中的意思，既然是用她做要挟，只要王玄之一日没有回来，冯妙就一日不会有生命危险。无能为力的挫败感，霎时将他整个吞没。原本想要带她远离平城内的风雨，却无意间把她推进了更危险的境地。

“妙儿，”他第一次握紧了冯妙的手，贴着她的耳边悄声说，“我一定会想办法，把你带出来。在那之前，你要记得，你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女孩儿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都要再勇敢一点，坚持活下去。我不会给你匕首或是毒药，我只希望你明白，花朵如果飘落在污泥里，并不是花朵的错，你……一定要记得。”

马车载着冯妙进入大齐皇宫，比起平城皇宫的质朴，这里才真正称得上美轮美奂，金碧辉煌。可冯妙无心欣赏任何一处宫室殿宇，只在脑海中反复想着，接下来她该怎么办。素问执意要跟她同来，此刻计算着时间，拿出药丸送到冯妙唇边。

冯妙闭着眼睛微微摇头，越来越深的疑惑，从心底里浮上来。王玄之对她情深意重，她自己自然是明白的，可大齐的掌权者怎么会知道这些？就算要找个人质来威胁他，也应该先去找他的母亲和姐妹，毕竟那些才是跟他血脉相连的人。

难道说，有人私下向南朝告密？

马车在第二道宫门处停住，有太监模样的人上前，引着冯妙和素问往内宫走去。甬道两旁的石雕瑞兽，默默地伫立。安排给她们居住的宫室，倒也十分华美考究，内殿清幽雅静，外殿庄重富丽。

简要安顿过后，那名太监又走上前来，恭敬地对冯妙说：“皇上宣这位姑娘过去说几句话，请随着我来吧。”

冯妙心里觉得奇怪，她从没见过这位新皇的面，既然是作为要挟王玄之的人质暂住在这儿，他也没必要如此周到客气。她看了素问一眼，安慰她说：“我去一趟就回来，你要是饿了，就先叫人做些吃的送来，不必等我。”

小太监引着冯妙，沿着宫室之间的通道穿行。两侧垂着重重叠叠的轻纱软帘，越走越觉得光线昏暗。

转过一个弯，小太监把冯妙带到一处门前，躬身说道：“姑娘小心脚下。”

这里的光线实在太过昏暗，如果不是那小太监提醒，冯妙完全没注意到，门内地砖的缝隙之间，竟然插着一排锋利的刀刃。如果冒冒失失地踏步进去，一定会被刀刃刺伤。她提起裙角，从那一排刀刃上小心地跨过。

屋内四面窗子都半掩着，垂下的帘子遮住了屋外的灯火光亮。屋内没有点

灯，只有四角各燃着一支儿臂粗的白蜡，乍一看去不像一处宫室，倒更像做法事的道场，让人觉得无比压抑沉闷。

冯妙抬头没见着有人，一时不知道该不该跪下施礼，转头要去问那小太监，却发现那小太监不知何时已经退了出去，身后空荡荡的，一个人都没有。冯妙心中惊骇，强压着不让自己叫出声来。

慢慢转回头去，身前不知何时站了一个高大的身影，整个人都笼罩在一团黑暗中，看不清面容。那人似乎盯着冯妙看了很久，才开口说道：“你和她长得真像，我找了这么多女人，只有你长得最像她。尤其是这双眼睛，越是害怕，越会瞪得那么大，要把黑暗里那些吓人的东西都看清楚。”

这声音……不是什么皇帝，是西昌侯萧鸾！

冯妙屈身下去施礼，刚说了一声“奴家拜见……”，就被萧鸾托着胳膊轻轻扶起：“不必多礼，我只是叫你过来说几句话。”

他伸手抬起冯妙的下颌，对着蜡烛射来的光亮仔细端详，目光好像透过她在看向另外一个人，口中喃喃地说：“真是很像啊……如果那个孩子长大了……”

冯妙一动也不敢动，小声说：“侯爷，奴家身子不便，能不能让奴家坐下说话？”

萧鸾好像忽然回过神来一样，收回手指着一边的坐榻说：“自然可以，这里是我在宫中的住处，为了方便随时向皇帝禀告要事，你不必拘束，只管随意就好。”他这样说，冯妙却听得明白，大齐朝政已经完全把持在萧鸾手中，连皇宫都已经与他的西昌侯府没什么区别。

南方的坐榻低矮，不同于北方的胡床，冯妙身子笨重，坐下去时就有些费力。萧鸾对她倒是很和善，随手递了一个软垫给她，让她垫在腰后靠在一侧的床屏上。

冯妙见坐榻上有一枚铜钱，以为是不小心掉落的，正要伸手拿起来，萧鸾却立刻喝止：“别动它！”冯妙吓了一跳，忙忙地缩回手。萧鸾这才缓缓地开口说道：“那是用来压邪祟的，挪动了就不灵了。”

半生杀戮的西昌侯，竟然相信这种厌胜之说，态度还十分虔诚。冯妙起先觉得惊诧，转念一想便也觉得没什么好奇怪的，越是整天刀口舔血的人，越喜欢把希望寄托在这些虚妄的事物上，以求得内心的安宁。

直到此时，冯妙才反应过来，这间屋子的格局，也是按照“藏风聚气”之说布置的，官宦人家祈求官运亨通，常会请有经验的风水大师来指点屋内的陈设。

萧鸾落座后，仍旧盯着冯妙看。冯妙不敢抬眼直视，只能用余光悄悄地打量他，其实除去健硕的身形，萧鸾的五官相貌倒是十分文气俊美。大齐皇室也多出美男子，她见过面的竟陵王萧子良，相貌也与萧鸾相似。听说故去的文惠太子和